

书法
文库

石上风采

◎

上海书画出版社

SHISHANG FENGCAI

书法编辑部编

书法文库

石上风采

上海书画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石上风采 / 《书法》杂志编辑部编. —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2008.1
(书法文库)
ISBN 978-7-80725-436-2

I. 石… II. 书… III. ①碑刻—中国—古代—文集 ②
摩崖石刻—中国—古代—文集 IV. K877.404-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94706 号

书法文库—石上风采 书法编辑部编

上海书画出版社 出版发行

地址：上海市延安西路 593 号

邮编：200050

网址：www.shshuhua.com

www.duoyunxuan.com

E-mail：shcpph@online.sh.cn

上海师范大学印刷厂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850×1168 1/32 字数：190 千字

印张：8 印数：0,001-3,000

2008 年 1 月第 1 版 200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80725-436-2

定价：28.00 元

序言

胡传海

《书法》杂志创刊选封面书迹的时候，我正在朵云轩编农村版的《怎样写毛笔字》，那是将近三十年前的事了，我还记得当时人们把各名家写的刊名放满了整整一房间让大家评选，最后，当然以郭沫若先生的地位和书法成就理应名列榜首而选用。今天，这两个大字依然熠熠生辉，我也已从一个书法青年成为一个书法编辑。在当时，全国学书法可供学习参考的资料就仅此一本《书法》杂志，可见它在书法爱好者心目中的地位。和很多人一样，我从第一期就开始购买，并小心翼翼地收藏它，很多杂志我最后放弃了收全的念头，唯独《书法》杂志我到今天依然坚持收藏着。人的一生能坚持把一本杂志一本不差地收集完整也是一件快乐的事，我相信像我这样对《书法》杂志有点痴情的在全国不在少数。《书法》杂志的长寿是一个奇迹，至少说明在中国喜欢书法的人是代代相传。

看着一大叠《书法》杂志，作为曾经的作者和现在的编者，我心中有难以言表的喜悦，它是几代编辑和全国书法家、理论家、爱好者共同心血的结晶。它一路走来，培养了多少书法名家，可以说在当今活跃于书法界的书法家几乎全部经《书法》杂

志宣传后而扬名全国的。同时，它刊发的一系列文章和古代作品对书法的普及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它作为一种文献已具有了其经典性。于是，我们有了将其分类出版的想法，这也是世界上所有的大刊物的一贯做法。这是将各个不同时代的人们的经验汇总集中的呈现，以使人们在一个或数个问题上能得到比较深入的答案。《书法》杂志的栏目很多，涉及的面也很广，不少已进入当代书法史的名家都在上面撰文，有的可能是其一生为数不多的几篇文章之一，于是，就显得弥足珍贵。还有一些代表当时人们理性思维和认知水平的文章，这从历史的角度看就具有一定的研究价值。《书法》杂志更多刊发的是关于书法技法和书法创作的文章，这对读者如何提高书法临摹和书法创作水平具有重要的意义。从整体布局来看，《书法》杂志比较注重当代性、学术性、趣味性和创作性，它以提升读者的书法水平和扩大读者的视野为其根本目的。所以，文章既有纵深的研究，也有横向的浏览；既有严肃的探讨，也有轻松的交流；既有历史的汇编，也有当代的智慧。正是由于它具有这种多样性和丰富性，使得它在当代书坛具有不可动摇的权威性。我们在编辑时主要将时段截在 2003 年前，这是《书法》杂志的一个转折，无论在开本还是编辑理念上，它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所以，我们就把这部分的工作留给后人去做。在编辑工作中我们对一些文章做了筛选，同时，对个别与当代气氛格格不入的字句和文章做了删除，但在绝大部分上则保持了原作的完整性。这是一份宝贵的书法财产，让更多的书法爱好者分享是我们的职责。

《书法》杂志能有今天的局面，和广大读者的支持是分不开的，我们将继续把杂志办好；同时，也可以让后人像今天的我们一样编出更多丰富多彩的集子。其实，人类的文明就是这样代代相传的。

目录

序言	胡传海	1	
琅邪台与《琅邪刻石》考略	于书亭	王景东	1
南阳汉画像石墓题铭		李陈广	11
曲阜发现东汉初期刻石		孟继新	15
浅谈刑徒砖铭		张铭心	17
《封龙山颂》浅谈		方传鑫	23
山东高密新发现汉《孙仲隐墓志》	于书亭	李储森	27
四川成都发现东汉的墓门题字石刻		徐朋章	33
曲阜汉《陶洛残碑》	王思礼 赖 非	关启生	35
谈《曹全碑》		崇 善	39
山东四十年来出土的两汉碑刻	王思礼	赖 非	45
汉隶碑碣掇华		林 纯	51
南京新出土东晋《高崧墓志》		庄希祖	61
《好大王碑》略述		段成桂	63
《龙门二十品》和北魏书体		宫大中	65
北魏《南安王元桢墓志铭》		张鸿修	73
腾天潜渊《石室铭》		于书亭	77
浅谈《郑文公碑》的书体与刻体		官云程	85
北魏《封君夫人长孙氏墓志》		王壮弘	89
介绍《崔猷墓志铭》		王新良	93
北魏《杨播·杨舒墓志》		赵力光	97
北魏《刁遵墓志铭》初拓本浅鉴		杨鲁安	101
北魏“神龟元年”砖		官云程	107
北魏《元晖墓志》		张鸿修	109
介绍洛阳出土的北魏墓志四种		宫大中	113

北魏《马鸣寺根法师碑》简介	汪永怡	119
洛阳新出土北魏正光五年《侯掌墓志》	赵春青	123
魏《介休令李明府墓志》	冠 麟	宗 全 127
记兖州近年发现的《北齐河清三年造像记》		
铁山《石颂》的初步考察与研究	徐叶翎	樊英民 131
邹县“四山”北朝摩崖刻经	王思礼	赖 非 137
“地下碑林”——记洛阳邙山一带出土的碑志		胡新立 147
隋《僧璨大士塔砖铭》跋		宫大中 155
介绍淮南出土的隋《陶蛮郎墓志》		曹锦炎 161
浅谈隋《龙华碑》的书法艺术		江德珠 163
隋《皇朝将军李陁墓志》		张振国 165
新出土的隋《朱贵夫妻造像记》简介	齐开义	赵君平 167
介绍新出土的隋《秘丹墓志》		杨建东 171
欧阳询书《化度寺邕禅师舍利塔铭》		鉴 克 175
从一方新出土唐墓志看武周书风		王壮弘 177
唐《颜勤礼碑》浅介		方 磊 187
跋唐《柳州罗池庙碑》		张德宁 191
宋拓《新集金刚经》		潘德熙 195
宋《群玉堂苏帖》及其他		李书锐 201
近年发现的苏轼书《长清真相院舍利塔铭》地宫本		段成桂 205
江西修水县新出土黄庭坚撰书《王纯中墓志铭》	杜北町	潘味琴 211
元《七姬权厝志》及其翻刻本		李 放 217
明董其昌撰书《高忠宪公像赞》石刻		王壮弘 221
河南郸城发现张瑞图书《王苍坪墓志铭》石刻		朱文杰 225
闲话乾隆御制《三希堂石渠宝笈法帖》	程万鹏	李体强 227
拓本的种类和鉴别		马保山 229
碑帖常识		王壮弘 233
		王壮弘 243
后记		249

琅邪台与《琅邪刻石》考略

于书亭 王景东

著名的秦刻石《琅邪刻石》，原在山东胶南市城南的琅邪台，因地处僻远，人多未到，故在论述《琅邪刻石》之先，把琅邪台的地理位置及其历史沿革简介一下，也许对研究《琅邪刻石》而又未至者，能起一点参考作用。

琅邪台，位于山东省胶南市城西南八十里处，距秦置琅邪郡（郡治，即古夏河城，现为胶南市琅邪镇）东南二十里（古代小路十里），《地理志》载：越王勾践尝治琅邪县，起台馆。《括地志》云：“密州诸城县东南百七十里有琅邪台，越王勾践观台也。台西北十里有琅邪故城。”所载均与现在地理位置同。

琅邪台，筑于琅邪山巅。海拔183米。台，昂首翘尾，呈“船”形，起于群山之上。据《山海经·海内东经》：“琅邪台在渤海间，琅邪之东。”条下注云：“海边，有山，巉峣特起，状如高台，此即琅邪台也。”

早在战国时代，越王勾践于公元前473年，攻灭吴国，为称霸中原，扩张而北，迁都琅邪，初建高台，台顶并建有望越楼，以望会稽（原越国都城，今浙江绍兴）。《吴越春秋》云：“越王勾践二十五年，徙都琅邪，立观台以望东海，遂号令秦、晋、齐、楚，以尊辅周室，歃血盟。”即在勾践筑台处。据史籍记载，琅邪台（郡），确为一处战略重地和经济、政治中心。《史记·苏秦列传》称齐有“四塞之国”，其“东塞有琅邪”。苏秦说：“齐

有琅邪即墨之饶。”(《史记》)均为其重要佐证。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多次巡幸全国各地。始皇二十八年(前219)，东巡郡县，南登琅邪，见琅邪台处，群山竞秀，海天一色，风光绚丽，乐而忘归。当他看到勾践所筑之琅邪台，便决定重筑其台。一则为的是“表扬勾践尊周，鼓励南方越人内向”(范文澜《中国通史》)。再则，据传秦始皇对这位曾经有过“屈服求和，入臣于吴”的勾践，大不以为然。决心把台筑得又高又大，方显出自己的英雄气概。故在此逗留三月，下令迁徙二万户居住山下，免除十二年徭役，并复筑琅邪台，其规模殊为可观。据《水经注》疏云：“所作台，基三层，层高三丈，上级平敞，方二百余步，广五里。”“台下路有三，阔三四丈，皆人力为之。今乃呼御路，盖瓦级砖，随在多有。”台顶，秦始皇还建有“四时祠”和“望日亭”，以观海望日。另外，台顶还有“神渊”。据《水经注》疏云：“渊至灵焉……人污之则竭，斋洁则通。”“四时祠”即建于渊旁。

明万历二十六年(1598)，诸城知县颜悦道，又重修琅邪台，并建海神庙两处和礼日亭一处。至清，又经多次维修，并陆续竖有龙头碑七十二通，使琅邪台更为壮观。解放后，又修砌了盘山路，汽车可直盘山顶，为旅游参观者提供了方便。

近年来，胶南市文物工作者，多次考察了琅邪台。古建遗址，残碑遗碣，秦砖汉瓦，比比皆是。其台全为夯筑，每层高约6厘米，夯层清晰可辨。还在台前发现有陶质双管地下管道。经专家鉴定为战国遗物，当是战国或秦代为了保护琅邪台而专设的地下水道。另外，还征得当地群众珍藏下来的《琅邪刻石》原拓和琅邪台的全貌写生详图，对研究《琅邪刻石》和琅邪台的建置，提供了极为珍贵的资料。尤为可喜的是，还在夯土层中，发现了两个完整无缺的灰褐色秦代“千秋万岁”瓦当，字呈正方形，结体平稳端庄，是典型的小篆体，推测该瓦当一定是秦始皇为修筑琅邪台而精心设计的，故极为珍贵。

琅邪台，自秦始皇刻石之后，更是名著史册，驰名中外。历代帝王将相、文人骚客，多有登临，汉武帝元封五年，巡狩至琅邪，常登台；据《汉书·郊祀志》载：宣帝祠“四时”于琅邪；唐代诗人白居易、宋代文豪苏东坡等，都曾登过琅邪台，苏还著文记其行迹，对琅邪台和《琅邪刻石》大为赞叹，近年来，国内外专家学者，前来参观考察的也络绎不绝。

《琅邪刻石》，历经沧桑，多遭磨难，至今虽已残缺，但犹能留片石于世间，真是值得庆幸之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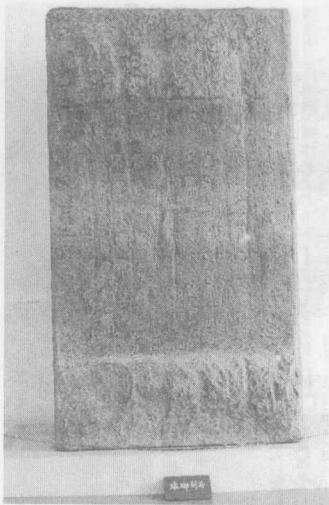
秦始皇所立《琅邪刻石》，早在宋代即已损坏。宋熙宁间，苏轼为密州知州，曾登过琅邪台。他在《书琅邪篆后》云：“今颂诗亡矣，其从臣姓名仅有存者，而二世诏书俱在……蜀人苏轼来守高密（州），得旧纸本于民间，比今所见犹为完好，知其存者磨灭无日矣。”可见此刻石的正文颂诗部分，在北宋时即已不存。

琅邪台，原归诸城县辖。故文献资料多写“诸城琅邪台”。据《诸城县志》载，明万历二十六年（1598）诸城知县——著名书法家颜真卿后裔颜悦道主持修复过琅邪台。为保护《琅邪刻石》特立碑一通，将仅存刻石的后半部分切下，镶嵌在大碑上，立于海神庙前，字面与殿门相对。《诸城县志·金石考》又云：清顺治年间，诸城知县程芳曾复修过琅邪台，见镶嵌《刻石》的大碑南面空无一字，即令手艺特精的工匠磨平迸裂石面，镌刻“长天一色”四个大字。

据《山左金石志》载：“清乾隆年间，泰州宫懋让知事见石



琅邪台远景



秦《琅邪刻石》

裂，熔铁束之，得以不颓。”

清道光间，铁束散，石碎。后毛徵治县事，筑亭覆之。

至光绪二十六年(1900)，四月前后，在一次暴雨中，《刻石》遭雷击粉碎散失。1921至1922年间，诸城教育局局长王景祥迭奉省令，为保护古迹，委派县视学王培佑，曾先后两次到琅邪台周围调查，搜寻零散断石二十余块，因地处海滨，保护不易，故运回诸城黏合修复，置于教育局古物保存所，并识搜得始末，由王景祥

撰文，孟昭鸿书丹，鞠瑞墀镌刻，立碑存记。

抗战期间，诸城三清观一道士将刻石匿藏于影壁内，故能无恙。至解放后，始从影壁内拆出，用马车运往当时胶东行署所在地——莱阳。1953年移置山东省博物馆。1959年，建国十年大庆时，又移置北京中国历史博物馆。

秦始皇于始皇二十八年(前219)，东行郡县，南登琅邪，作台立石，“颂秦德，明得意”，传由丞相李斯所书。四面环刻于一块类似“石鼓”形的巨石上。其辞载于《史记》。秦始皇三十七年(前210)，三登琅邪，于回归途中病故。胡亥袭任二世皇帝。为使“黔首集附”“威服海内”，胡亥效法始皇，巡行郡县。自碣石，沿海，南至会稽。途中，经琅邪，在始皇所立刻石旁著大臣从者名，传亦由李斯书小篆诏书，“以章先帝成功盛德焉”。此刻石，因系石灰岩质，至北宋时，其颂诗已泯灭无存，后存刻字，仅为西侧的二世诏书。现存琅邪刻石，高129厘米，宽67.5厘米，厚27厘米。上下均有凸起的流水横檐。全石呈灰

色。存字13行，行多8字，计86字。据载，清初所传拓本，只有12行，84字。后经阮元遣书佐至其地，剔秦篆于榛莽中，拓之多得首行“五夫”2字，与现存刻石行、字数目相同。

现就与《琅邪刻石》有关的几个问题，阐述一点看法。

李斯等人改制的秦篆——小篆，至今未有典型的墨迹发现，除虎符、权、量以及诏版上的铸刻文字外，即是刻石了。但秦刻石，除《泰山刻石》今仅存9字外，就是这一块《琅邪刻石》了。

一、《琅邪刻石》为“书同文”的标准字体。

春秋、战国时期，行政区划为分封的诸侯国。由于各国互相称霸、侵伐，各自为政，不相统属，因此政出各门，造成了地域上的文字异形。

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秦灭齐以后，在历史上，这是中国第一次成为一个统一的国家。始皇认为自己“功过五帝，地广三皇”，其赫赫文治武功，谁与匹敌？故在全国实行了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一系列重大改革：改分封制为郡县制；统一全国度量衡；统一货币；实行“车同轨”、“书同文”等。其中“书同文”，不能仅看成是一次简单的统一文字的工作，而且是具有浓重的政治色彩。秦始皇兼并天下诸侯之后，各方面都以“大秦帝国”为正统。所以李斯等人上奏统一文字，其办法为“罢其不与秦文合者”。这是历史上，中央用行政命令第一次进行文字改革。李斯作《仓颉篇》，赵高作《爰历篇》，胡毋敬作《博学篇》，皆作为标准识字课本，推广全国。这一创举，给人们的思想交流和社会交际，带来了极大方便。由此，也结束了春秋、战国以来的文字异形，为汉族文化的统一，奠定了基础。赵高、胡毋敬的诸作，早已失佚，仅存辑本。即李斯小篆，亦唯《琅邪》等刻石，较为可信。故《琅邪》等刻石，便成了秦小篆中传世的标准字体。

二、对《琅邪刻石》文字内容的看法：现存《琅邪刻石》，系二世诏书，13行，86字。这个问题，从历史到现在，一直有

两种看法。一是：“今所存者，二世从官名及诏书十三行……首行五大夫（缺），二行五大夫杨樛，皆二世所刻从官名。《史记》所言二世元年春东行郡县，李斯从，尽刻始皇所立刻石，石旁著大臣从者名是也。或指为始皇从臣姓名之末行，误矣。”（《山左金石志》）但王昶以为：“二世诏书之前唯存二行，一云五大夫（缺），一云五大夫杨樛……皆始皇立石时与议之人，非二世从官。”（《金石萃编》）两种看法不同。鄙见为系二世从臣姓名。理由是：

（一）秦刻石文字内容，多据《史记》所载。《史记》成书，距秦较近，加之司马氏又治学谨严，相信文字不会出入很大。据二世诏书核对，《刻石》与《史记》所载少异。如《刻石》为“臣请具刻诏书金石刻”，《史记》则是“臣请具刻诏书刻石”，余者基本相同。现存《琅邪刻石》，二世诏书前一行，即为“五夫夫杨樛”。据《史记》载：自“杨樛”至始皇诏书文尾“刻于金石，以为表经”，尚有129字。二世在镌刻诏书时，“杨樛”后之刻字，在短短十一年里，不至于残缺磨灭吧。况且二世为镌刻诏书，亦不敢把其父的诏书磨掉。

（二）自“五大夫”一行始，至文尾，因人工凿磨，刻石处形成一个平面，为二世诏书整个篇章无疑。

（三）《刻石》现存首，二两行，与二世诏书的行距、字距皆相一致，而且字的形态也较统一。再说与《史记》“石旁著大臣从者名”的记载也相吻合。

（四）至于《刻石》第二、三行之间行距较宽，这是因为从臣姓名与二世诏书不相类属着意而为。

（五）现存《琅邪刻石》，天地各刻一横细阴线，细察天之阴线，横贯首、二两行，与二世诏书连成一气，形成一个篇幅。

这是我们不成熟的看法，尚祈专家教正。

《琅邪》等秦刻石，是为皇帝纪功而书，且由皇帝亲临目睹，它不仅内容庄重，而且书写水平也要特别高超。书写者当然要

尽力而为。故《琅邪》等秦刻石，代表了秦篆的最高水平。明赵宦光说：“斯为古今宗匠，一点矩度不苟，聿道聿转，冠冕浑成，藏妍媚于朴茂，寄权巧于端庄，乍密乍疏，或隐或显，负抱向背，俯仰承乘，任其所之，莫不中律，书法至此，无以加矣。”可谓推崇备至。

“秦相刻铭，灿若舒锦”（《书后品》语）。对其刻石，除共性外，若细加琢磨，确系面目非一，灿烂如锦。拿《琅邪》和《泰山》刻石作例，使人一看，便泾渭分明。《琅邪》结体长方，上密下疏，用笔放纵潇洒，笔致流畅婉转，有明快舒展的跳跃感，所谓“长风万里，鸾凤于飞”（始皇《琅邪刻石》句）；《泰山》结体方正，疏密均匀，用笔沉着凝重，笔画古劲厚实，有纯古遒劲的庄重感，所谓“江海森漫，山岳巍巍”（《泰山刻石》句）。这除了书者有意追求外，又与书者成竹在胸，因环境、情感而异有密切关系。试想，琅邪胜地，翠峦秀谷，玲珑多姿，虽系三面环海，但无狂涛怒浪，极目而望，白细沙滩，柔软舒展，一望无垠。想当年，秦始皇登琅邪，梦寐以求的是：遣徐福发童男女数千人出海东渡求长生不老药；台下“斋堂岛”斋戒，台西“沐官岛”斋沐，遐想的是羽化成仙。这种飘飘然欲升天的情趣，当然会影响到李斯，即使“二世”至此，亦莫能外。怀着这种缥缈虚无的精神情趣，自然会写出飘逸潇洒的风格；相反，泰山，却又是一番景象：高山大川，气势雄伟，巍峨壮观，站其上，使人顿生一种“唯我独尊”的气概。其书写内容又是“皇帝临位，作制明法”、“登兹泰山，周览东极”，使世世代代“遵奉遗诏，永垂重戒”。试想，在此时的气势下挥笔，能与《琅



秦《千秋万岁瓦当》

庚辰年龍集申昌畫於因我書
詩人始月卷他次隱闇玩屬
印葉篆齋於京

秦《琅邪台刻石》

齊靈公臺石爲斯相屢方坐詎與齊山二十尺高米同
爲世廟向齋精邦半俗工云昔謂太常二於五而五而歸
鄒載南及後一於縣目可三廟此米爲陳書微學士厚寧
號號嘉倉邦森此精勁隱靈五足見而覺坐則改鑿胎

內子靈公大廟記

邪》表现出一种效果吗？

秦始皇巡幸各地，所立刻石计有7种，即：《峄山》、《泰山》、《之罘》、《琅邪》、《东观》、《碣石》、《会稽》。7种刻石中，仅《琅邪》和《泰山》两种尚存原刻，但《泰山》仅有9字，而《琅邪》则多达86字，故更珍贵。《琅邪刻石》，国之瑰宝。愿它在这文明昌盛的时代，发放出更加璀璨的光辉。

（1992年第4期，总85期）